

## 水的故事

□圣钦 女

生活在海岛的人最怕的是干旱缺水,我从小吃够了干旱的苦头。

我老家在六横平蛟橘树湾村,是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奋斗形山岙。村里只有一口水井、两条河。靠近山脚的那口井是上代太太辈时建造的,三米多深、一米多宽,常年水量有半井,碰上久旱无雨井底朝天。两条河,一条是五十米长的弧形小河,很浅,不到一米深,河底淤泥里钻满泥鳅,河面长满浮萍,水很脏;另一条是狭长的小河,两百多米长、两米左右宽,最深处不超过一米半,水还算清,但农民在那里洗刷粪桶,不能作为生活用水。

村里几百号人的饮用水,只靠一口井。久旱无雨时,村民只能在井边排队取水。替家里去排队,基本成了我的工作。排队实在太花工夫,后来就改成水桶排队,因此常常发生纠纷。于是村里派专人管理。取水需要两个人,一人下井

舀水,一人在井口提水,根据家里人口,限量供应。

我们家都是我下井,姐姐在井口提水。水井虽然不深,但它的造型蛮可怕,底宽、口小,井壁是凹进的,像大缸,人必须仰天上下井,手攀住石块,脚尖插在石缝里,一步步下去。如果不慎失手、失脚就会掉入井底,井底有乱石,跌下去容易受伤。一桶水要用好几天,用完再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横六个月没下雨,井水干涸,河底开裂。久旱不雨造成饥荒,连草根树皮都挖光了,人们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甚至乞讨求生。我家卖光了家具,逃到郭巨大度塘逃荒避难,吃尽了苦头。

我曾在小湖教过书,小湖的张网货在六横是有名气的,但夏天缺水也是出了名的。我虽是教师,但在生活用水上和村民一样,排队、下井取水。小湖有口井叫“庙井潭”,三米多深,口小肚大。虽然井壁石块缝隙比较大,但井底流出来

的水却很少,无法满足全村两百多户村民生活用水。大家想办法解决生活用水,有的翻山到网坑去找水源,发现坑底潮湿就挖潭,用瓢一点一点地刮;有的翻岗到庙石咬河,把泥浆混水取回来,放些明矾沉淀后使用。哪里有水,不管多少、清浊,大家蜂拥去抢水。

杜庄庙门口有口水井,很深,从不干涸。传说与海相通,但井水并无咸味,而且清凉可口。小湖人缺水,没办法只能等到夜间去偷水,农民挑着水桶去偷,渔民摇着舢舨去偷。杜庄人装着没看见,有好心人还在暗地里帮小湖人取水。

1960年,我调到岑山小学。那年缺粮又缺水。岑山驻着解放军两个炮连,用水同样紧张。小学旁有口水井,部队十分注意节约用水,尽量让给老百姓用,还给学校食堂送水。有一天,团部参谋告诉我们,许世友司令员来六横视察,看到岑山炮连战士帮老百姓打水、挑水,称赞道:“早天用水,先民后兵,做得好!”

当我第二次去小湖学校时,里黄沙的驻军不但打了坑道水井,还建了坑道宿舍,军民共用。小湖村挖了一口“新井潭”,橘树湾村也打了一口坑道水井,两地村民生活用水不愁了。

六横岛民众为解决缺水,艰苦奋斗,兴修水利。据《六横镇志》记载,六横有水库55座,其中有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21座,小(三)型水库31座,总正常库容量839.75万立方米。境内有坑道井120口,总蓄水量71893立方米;浅井721口,蓄水量3729立方米。22年间新开凿坑道井6口,总蓄水量80393立方米。河流241条,蓄水容积114.7万立方米。基本上可解除六横的旱情。

20世纪80年代,六横各村装上了自来水。2008年8月,六横在台门大葛藤海边启动海水淡化工程,2010年建成投产,日产5万吨淡水,祖祖辈辈盼望的海水淡化梦想变成了现实。六横人“河底挖潭”“爬井取水”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 城市蜘蛛人

□蒲斌军

送走女儿,到了单位。停好车子,抬头眺望,2号楼北楼顶层黑影蠕动,顺着绳索下来几个蜘蛛人。蜘蛛人,如同一串串标点符号,在反着微光的墙面玻璃表面划过,让人心底泛起几份诗意的浪花。

城市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多半是硬朗的,冰冷的。蜘蛛人的出现,似乎是故意打破对城市空间的认知,为平淡的近乎麻木的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感。

记得前年,普陀大剧院外墙维修保养,也有一群蜘蛛人,在蜂窝状的模型中更换灯具,红色的装束尤其耀眼。非机动车道,也有几个猎奇心较强的拍友,将手机举过头顶,狂拍一阵。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蜘蛛人淡出了视野,像是隐匿于城市的某个深层的角落。

时隔两年,他们又回归于视野。而我不再满足于当初的远眺、拍片发朋友圈的举动,在一个风和日丽,微风轻拂的午间,走近他们。

这些蜘蛛人,年纪三十到五十岁不等,也有脸上挂着清涩笑容的小伙子。毕竟是高空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和专业考试合格后才能持证上岗,并且定期会检查身体。蜘蛛人这一行,吃的还是“青春饭”,年龄偏高的人身体状况和反应速度都会影响到高空作业安全。另外,对个子、体重、健康等要进行严格筛选,无恐高症、心脏病、高血压、精神疾病等条件的人方可。

蜘蛛人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通常每天要干足九个小时,上午从七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从十二点半一

直干到五点。如此算来,中途只有一个小时中餐和休整了。活一多,休整的时间还得紧缩,另外下班也要延后一些。蜘蛛人是高危职业,特殊工种,五百元一天的收入并不可观。蜘蛛人的工作分淡季和旺季,所谓旺季就是不冷不热,没风的时候,碰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淡季了,一个月顶多只能干满二十天。如此折算,一个月的收入不足万元。

他们身上挂着两根绳子,一根是主绳,另一根是副绳,主要还是为了安全考虑。绳子要打死结,在同事的帮助下每根绳子都用尽全身的力气栓紧,不敢有一点怠慢。绳子最怕磨断,于是在楼顶边沿用厚板纸垫好。当然也可以使用架机,但工作效率低,而且电机也会出问题,干脆直接在身上挂绳索作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多以团队的形式出活。少的楼层一趟4~5个人,任务量较大的楼层一趟需要8~12人。

他们冬天要忍受高空穿墙而过的寒流,夏天要接受头顶烈火的炙烤,如果突然遇到横风,整个人要保持平衡,所以,他们尤其看重和珍爱手中的绳子,绳子不仅是他们的生命,更是一家人的生活的保障。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会换一根绳子,用最厚实的板纸或布垫,使绳子能够减少与墙壁的摩擦。

当和小伙子攀谈间,几个蜘蛛人“喇喇”地楼顶下来。等安全落地,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安定的笑容。我竖起大拇指夸他们真勇敢真能干,他们笑开了花。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的心头多了一份敬意,相片里多了一丝暖意。

## 最美公路

蔡爱茜 摄



## 家乡的刺枣树

□成余庆

“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记着我曾走过的路……”汽车电台里又传来这首《红枣树》,让我不由地想起家乡的刺枣树。

我老家在鄂东北,那里似乎并不适宜种植枣树,只有零星几棵刺枣耸立原野上,却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在我家的后背、邻居家的屋前,就有一棵刺枣树。

那棵刺枣树并不是很粗壮,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约摸碗口粗吧,但屈曲盘旋的虬枝,不由地让人想起其年轮的久远——刺枣树生长应该极其缓慢,听邻居家的发小说,那棵刺枣树是他太爷爷种的,

想来当时至少有几十岁了。

那棵刺枣树也不是很高,从低端到顶端,也就十来米的样子,加之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根本称不上是树中的“伟丈夫”。枝叶也谈不上茂盛,稀稀疏疏的,特别是待枣子成熟的时候,枝叶就基本脱落光了,光秃秃的模样,十分难看。

但刺枣树的枝干非常结实。夏日的午后,我们央求大人们将麻绳的两端系在枣树的枝干上,这样就制作成了一个简易的秋千。然后我们轮流“上座”,比赛谁荡得更高、荡得更快、荡得更远,进而评出谁的胆子最大,然后就是我们的“孩子王”。

枣树的枣子也非常清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果实,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记忆中,刺枣树应该是在五六月份开花,花朵小小

的,呈淡黄色,待到八九月份果子才成熟。一般情况下,枣子刚刚探出头,触手可及低垂处的就被我们偷摘光了,能躲过“劫难”熬到成熟的枣子一般都在高处。那时候,一放学我们就往家里跑,只为捡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枣子。

枣树的不远处有一口粪缸。记得有一次,我在捡拾枣子的时候,恰好被母亲看见,便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通,说是掉落的枣子离粪缸那么近,也不去洗一洗就往嘴里塞。

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下枣子”。待大多数枣子成熟了,邻居家就会找来床单或竹匾,铺在枣树底下,然后用一只长竹竿,将枣树上的枣子敲落下来。随着竹竿一敲,“叮叮梆梆”,掉落的枣子如同冰雹一般。我们小孩子将枣树围

得“水泄不通”,将掉落在地上的枣子捡到床单上,还时不时趁人不注意往嘴里塞一颗枣子。待枣子下完了,邻居家就会“论功行赏”,给每个小孩一捧枣子。那时候,觉得枣子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果实。参加工作后,我吃过很多品种的枣子,但觉得都没有小时候吃过的枣子香甜。

2016年春节回老家,站在我家修葺一新的楼房顶上,我发现邻居家因翻修房屋,将那棵刺枣树给砍掉了——那一刻,心头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心酸!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枣树花香开满枝头,每当我孤独的时候,就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没有刺枣树的家乡,慢慢地、慢慢地也就变成了他乡!

## 《去看看大海》

□村夫

海天一色的美景  
正在演绎宏伟壮丽的豪迈

假如你的眼神  
已浮现疲惫的苍白  
假如你的内心  
已填满绝望的悲哀  
——那就去看看大海  
百流汇成的大海  
有着浩大无比的胸怀  
有着金色斑斓的色彩  
有着火一样的激情澎湃

假如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  
假如你在梦想的漩涡里旋转  
——那就去看大海  
看那日沉日落,潮起潮落  
你就会明白——  
花落一定会花开  
失败了还能从头再来

假如你的心态  
已蒙上厚重的尘埃  
假如你的未来  
已失去精彩的舞台  
——那就去看看大海  
波澜壮阔的海浪  
正在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

——去看看大海吧  
那排山倒海  
能让你无比的震撼  
那风平浪静  
能把你的灵魂召唤  
那波澜壮阔  
能把你的激情点燃  
大海会赐予你蓝色的情怀  
大海会带着你抵达成功的彼岸

##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讲科学、严防控、勤洗手、常通风

戴口罩、一米线、用公筷、健康码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